5298.5
1800
v.5

樂府
歌吟

李白

辰

竹十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樂府

發白馬
陌上桑
枯魚過河泣
丁都護歌
相逢行
千里思
樹中草
君馬黃
擬古
折楊柳
少年子
紫騮馬
少年行二首
白鼻騧
豫章行
沐浴子
高句驪
靜夜思
綠水曲
鳳凰曲
鳳臺曲
從軍行
秋思
春思
秋思
子夜吳歌四首
對酒行
估客行
搗衣篇
少年行
長歌行
長相思
樝甫行
去婦詞

歌吟

襄陽歌
南都行
江上吟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玉壺吟
豳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元丹丘歌
扶風豪士歌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白毫子歌
梁園吟
鳴皋歌送岑徵君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勞勞亭歌
橫江詞六首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東山吟
僧伽歌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金陵歌送別范宣
笑歌行
悲歌行

Carpentier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六

樂府

發白馬

【士贇】曰樂府遺聲車馬六曲有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湧濤波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

【齊賢】曰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白馬津曹植七啓鍾鼓俱振簫管齊鳴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刺客傳荊軻入秦至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贇】曰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

243767

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箙照詩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漢武內傳十明
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諸仙王女聚居滄溟山海經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鐵騎
若雪山飲流涸滹沱【齊賢】曰泥水之戰符堅曰我以鐵騎蹴而殺之
王郎初立都邯鄲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至滹沱河冰合得度在今深州【士贇】曰范曄
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雪山山名在西鐵騎馬之帶甲者其
多如山其白如雪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齊賢】曰長揚賦
西壘月窟史記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卩【士贇】曰史記云徼備祠朝那蘇林曰敹[illegible]
在安定朝那縣後漢地理志安定郡在洛陽西千七百里有朝那城倚劍登燕
然邊烽列壘峩【齊賢】曰漢書燕然山去塞二千餘里漢光武紀註曰邊方

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槹頭上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燃火擧之以相告曰烽［士贇］曰宋玉大言賦長劍耿介倚天之外江淹詩倚劍臨八荒後漢竇憲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唐地理志貞觀二十年以回紇諸部多濫割部別置燕然州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以置之陸機詩崇臺鬱崔嵬

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士贇］曰班固燕然山銘經磧鹵絕大漠史樂書武王克殷反商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漢黥布傳曰宜掃淮南之衆師古曰掃者謂盡擧之如掃地之爲

陌上桑［士贇］曰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曰艷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

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採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按古詞陌上桑有二此則引魯秋胡之事以爲證也崔豹古今註曰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仁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其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也恐仁初爲趙王家令後爲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爲使君者郎君之稱本於漢恐言使君者猶今言使頭也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不同此其亦名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其說如王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筐蓋合爲一事也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齊賢】曰漢官儀諸侯五馬梁簡文帝紫騮馬詩曰宛轉青絲鞚樂府有調笑令【今按】曰選詩美女妖且閑渭橋在長安見四卷註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後漢馬皇后傳馬如游龍楚辭乘飛龍兮北征古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又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曹植詩曰借問誰家子詩云謔浪笑傲又伊其相謔**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齊賢】曰陸士衡詩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曹植有名都篇古詩纖纖出素手又纖纖擢素手羅敷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列女

傳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旣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遇公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婦人當採桑以事舅姑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家奉金遺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任五年始得還乃悅路傍婦人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死[illegible]曰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曹植詩名都多妖女古羅敷行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曹植詩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漢王訴傳使君顯生穀之柄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君曹植詩父母且不顧何言于與妻古羅敷行使君謝羅敷還可共載否羅敷亦致辭

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寒螿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齊賢曰螿音將蟬屬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搔首踟躕士贇曰曹植秋興賦夕草起寒螿之類毛詩註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王粲詩白日忽已瞑此六句乃是總括一篇之意謂采桑之婦託心各自在矣路人挑之者亦何愚哉猶用世之上各有所從他人縱招之豈能動其心哉碧草青梧亦古羅敷行盛稱其夫家好義之意也

枯魚過河泣士贇曰樂府遺聲龍魚六曲有枯魚過河泣字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

訴天帝 [illegible]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嗤 [illegible]曰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新序云齊人諫靖郭君曰海大魚蕩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illegible]曰鯨鯢見一卷註劉向說苑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莊子神龍失水陸居爲螻蟻之所制楚辭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萬乘愼出入柏人以

爲讖 [illegible]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趙相貫高等皆氣怒欲殺高祖高祖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幷逮捕治張敖之罪讖一作識 [illegible] 曰作讖字是孔子曰小子識之之義柏人屬趙國師古曰本晉邑班彪遊冀州賦曰醜柏人之惡名号聖高祖之不宿

丁都護歌 [illegible] 曰古今樂錄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督護丁旿收殯之逵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齊賢曰寰宇記潤州丹陽舊名雲陽左魏都賦嬿以商通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士贇曰越絕書曰曲阿爲雲陽縣謝靈運詩曉月發雲陽按潤州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毀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又按後漢書地理志吳郡丹徒曲阿由拳註云于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令囚徒十萬人穿鑿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即今丹陽也

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齊賢曰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註云今之水牛唯產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士贇曰鮑照詩已設一何苦苦哉不容身陸佐公石闕銘曰壺漿塞野盈

子曰蔦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此言水濁而成泥也

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詳解〕曰唐志作督護此意謂行船於河河水渾濁不可飲雖使萬人鑿石以通江水終不能得當熱而渴飲千古之人視盤石芒碭然豈不悲哉漢書高祖隱芒碭山澤間應邵曰芒音忙屬沛國碭音唐屬梁國二縣之界碭亦音宕〔士贇〕曰歐陽建詩痛哭摧心肝詩云泣涕如雨毛詩註滸水涯此言江滸則江之涯也陸機詩掩淚叙溫涼太白樂府每篇必隱括一事而作非泛然而言者此篇之意是詠秦皇鑿北坑以厭天子氣之事徒爾勞民鑿石而不知真主已在芒碭山澤間矣非人力之所能勝也觸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

與千古之悲耳或曰詩者所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此詩乃是爲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爲喻耳按唐史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後大匠逾漕渠發人丘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潭曰廣運太白之詩其爲是歟吳孫權時亦嘗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堰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今以首句觀之似詠此事然詩意重在末句故以秦事爲證附註吳事於末云

相逢行

曰王僧虔技録曰相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

珠箔開【十五】曰五花馬見三卷詩註曹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伎能藝術見召者之所處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艶曹植詩借問誰家子三輔黃圖曰三秦記明光皆金玉珠璣爲簾箔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回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蹙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十六】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謝承漢書曰鄭弘行春白鹿夾轂而行青綺門猶云青綺窻魏武短歌行曰對酒當歌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班婕妤詩新裂齊紈素團團似明月【十七】曰史銜杯酒接殷勤之

歡謝玄暉詩雲中見江樹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
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
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齊賢曰古詩蕩子行不歸空牀
獨難守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毛詩錦
衾爛兮古詩照我羅床幃陸士衡詩好合纏
綿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
士贇曰蘇武詩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曹
植詩妾守空閨裏良人行從軍張載詩纏綿
思爾深古傷歌行微風吹閨闥羅幃自飄揚
古詩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齊賢
日高唐賦序曰妾在巫山之陽朝爲朝雲暮
爲行雨士贇曰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選
古詩軒車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齊賢曰漢武故

事曰三青鳥如烏夾侍王母傍【士贇】曰陶潛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需惟酒與長年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曠佳期

【士贇】曰曹植詩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漢書韓信傳得須臾至今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間漢楊惲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古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吳志駱統勸孫權尊賢接士加以密意諮諏使言察其志趣謝玄暉詩曰佳期悵何許

千里思

李陵送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因書報天涯

古賢曰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天漢元年且鞮單于立歸漢使路充國等天子乃遣蘇武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益驕會緱王與虞常謀反匈奴中常與副張勝相知事發引勝單于怒欲降武等武不降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明年李陵降單于使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必欲降武請即死於前陵嘆曰嗟夫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陵置酒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留

匈奴凡十九歲鬚髮盡白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病死胡笳五拍曰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
北歸兮爲得漢音【[illegible]】曰漢書李陵字少卿
隴西成紀人少時爲侍中建章監天漢二年
將步騎五千與單于戰矢窮力盡遂降匈奴
爲右校王病死蘇武字子卿以父任爲郎天
漢元年持節使匈奴留十九年竟全節歸漢
拜典屬國匈奴傳胡地沙鹵多古詩迢迢牽
牛星五原郡見前詩註鮑照詩胡風吹朔雪
江淹別賦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魏文帝
詩慊慊思歸戀故鄉此篇是詠蘇武歸漢李
陵送別悲嘆之意末句鴻鴈向西北因書報
天涯者是隱括陵與武書所謂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之語耳

樹中草【[illegible]】曰樂府遺聲草木
二十一曲有樹中草

烏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illegible]】曰張平子思
玄賦曰桑末寄夫

恨生兮弃既凋而已言古詞曰枯桑知天風【士贇】曰此謂桑寄生也本草圖經曰桑寄生出弘農山谷桑上今處處有之云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

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士贇】曰漢書成帝紀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

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齊賢】曰謝靈運詩蕭疎相因依【士贇】曰蘇子卿詩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曹植詩榮枯可立須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君馬黃 二

【士贇】曰樂録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有君馬黃晉曰金陵運言

晉乘金運也北齊曰定汝頴言文宣遣
請河王岳會周將王思政於長社後頴
悉平也後周曰哲皇出言高祖之聖德
也按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
臣馬良綵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
馬令我心傷但取篇一句以命題其主
意不在馬也李白之作其得古道乎知
張正見祭知君之流只言馬而已按讀
變云或聽鐃歌曲惟李君馬黃古人知
音別曲見於賦韻者如此後世只於言
語上計較
此道無聞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齊賢

曰詩我馬玄黃又亦白其馬士贇曰興者謂
馬之毛色雖不同而其爲馬則一也人之才
藝雖有異而其爲人則均也
左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共作遊冶盤雙

行洛陽陌長劒既照曜高冠何絶赫[illegible]曰風俗通東西曰陌韓非子曰觧其長劒免其危冠陳張正見君馬黃云五色乘馬黃[illegible]曰此言俱以才藝而進仕於朝也楚辭從長劒兮擁幼艾劉楚故事宋玉為大言曰彎弓掛扶桑長劒倚天外後兩句極貴顯之形容也各有千金裘俱為五侯客[illegible]曰孟嘗君傳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河平二年成帝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音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鮑明遠時五侯相餞送[illegible]曰漢書樓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此言仕於朝者各有所主也猛虎落陷穽壯士時屈厄相知在急

雖獨好亦何益[齊賢]曰司馬遷書曰猛虎在阱穽之中搖尾而求食毛詩兄弟急難[士贇]曰此言士而遭厄猶猛虎之落穽雖有牙爪無所復施而同時儕輩不能垂一指之援獨善其身何取其爲益者三友哉此詩其傷朋友之道歟乎抑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矣

擬古[士贇]曰莆陽夾漈鄭先生曰始於李白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出門望帝子蕩漾不可期[齊賢]曰詩螓首蛾眉王微詩曰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士贇]曰宋南平王紆舞曲佳人舉袖耀青蛾阮籍詩蕩漾焉可能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士贇]曰魏文帝詩顧

飛安得翼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曹植詩南國有佳人興者謂當盛年之時攬鏡自照嘆其顏色之美好未有仇匹復[illegible]世之閑人如水鏡之無心而人者暫少忽老則似乎風中之花時難得而易失亦猶有志之士當強仕之時而不得進用雖有致君之心無自而遂君門萬里固不可期矣復曰安得黃鵠羽一報佳人知者復冀夫在位之人或者能援引而進之於君側也其亦不忍自絕於君之意歟

折楊柳 崔豹古今註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存見用黃鵠隴頭折楊柳等十曲

垂楊拂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

金牕煙羨人結長想對此心淒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音釋】固燕然山銘曰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註老上單于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士贇】曰謝玄暉詩垂楊蔭御溝又逶迤帶綠水王閬見五卷註謝靈運詩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漢書薄姬傳漢王心慘然憐薄姬

少年子【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臥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音釋】曰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流星言其疾顧

惟之括蒙記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illegible]曰章臺流星並見前卷註孟子舜何人也

紫騮馬

[illegible]曰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有紫騮馬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illegible]曰梁簡文有紫騮馬詩晉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箸連錦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古樂府相和歌有鹿

關山曲恨賦關山無極又遷客海上流戍隴陰古今樂録紫騮馬曲蓋從君遠戍懷歸之曲【士贇】曰孟子白雪之白蔡琰胡笳十八拍關山脩阻兮行路難淮南子黄泉之埃上爲黄雲古詩相去萬餘里江淹詩渺然萬里遊別賦春閨閟此青苔色

少年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行

擊筑飲美酒劒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齊賢】曰筑見七卷註史荊軻與燕太子別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禹平水土分九州如帝嚳之書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爲幷州【士贇】曰史荊軻傳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

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
豪長者相結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
知其非庸人也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
求報秦王者謀於田先生田光僂行見荆卿
曰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荆軻
遂見太子互見弟一卷擬恨賦註可參看弁
州兒專見五卷註

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擊魯
勾踐爭博勿相欺

齊賢曰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士贇曰古樂府
遊俠曲有結客少年場行古詩兔絲生有時
史刺客傳荆軻遊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
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
復會後爲燕太子丹刺秦王不中敗死魯勾
踐聞之私曰嗟夫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
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
爲非人也子
見所引非

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齊賢曰西京賦及班固賓問皆曰南望杜覇北眺五陵徐敬業詩白馬羅銀鞍劉琨有胡姬年十五詩

白鼻騧

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齊賢曰別賦龍馬銀鞍毛詩有馬白顛注的顙也爾雅馬黑喙曰騧西京雜記漢武帝得貳師天馬常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士贇曰顏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煜爚

豫章行[illegible]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illegible]曰洪州豫章郡記曰豫章生松陽門内大二十五圍常心枯晉永嘉中忽更榮茂以爲元帝中興之瑞吳都賦楩柟豫章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與韓遘戰揮戈退日處[illegible]曰鮑照詩胡風吹朔雲漢班超疏代馬依風虞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張景陽詩朝發魯陽關江淹詩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史淮陰侯傳引兵半渡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爲黃雲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illegible]

曰史記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晉庾亮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古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註〕〔註〕曰易白馬翰如禮春官司常熊虎為旗析羽為旌古詩白楊多悲風

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鬭死為君掃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

〔註〕曰桓玄曰德之休明則肅慎貢其楛矢樂府解題曰豫章行皆是傷離別呂氏春秋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李廣居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註〕曰休明見二春註史吳起傳撫養戰鬭之士西京雜記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或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此言生於休

明之世有征無戰之時素不閑習戰鬪之事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誠所至豈復憚險惜哉

乘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鬢成斑

[齊賢]曰潯陽記曰有星墜水爲石九域志南康軍有落星石史記蓋舡上爲樓曰樓舡[士贇]曰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回四十里中有戈船樓舡各數百艘落星灣在今南康軍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輿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爲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浮于波瀾之上至隆冬水涸則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選詩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詩閟宮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北史後魏李沖年四十鬢髮斑白

沐浴子

[齊賢]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
貴藏輝者【齊賢】曰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五臣曰察察潔白也汶音問垢塵
也老子曰盛德容貌若愚良賈深藏若虛【士贇】
曰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華淮
南子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
滄浪有釣叟
吾與爾同歸【齊賢】曰漁父對屈原曰世人皆
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
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莞爾而笑鼓枻
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潘安仁詩白首同所
歸【士贇】曰詩云與子同歸滄浪釣叟即屈原
詞所謂漁父者此詩全櫽括漁父詞之意前
詩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亦此
意也其太白識
舉後之辭乎

高句麗【齊賢】曰隋書曰扶餘王嘗得河伯女生一卵一男子破卵而出名曰朱蒙扶餘之臣請殺之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不可越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不及朱蒙旣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都平壤漢樂浪郡【士贇】曰樂府遺聲蕃胡四曲有高句麗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齊賢】曰唐禮樂志有高麗樂樂書高麗國樂人紫羅帽飾以鳥羽紫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縚繩舞者四人二人黃裙襦赤黃袴長其袖烏皮靴雙併立而舞舞賦曰長袖交橫又曰鶣鷊燕居拉揩鵠驚鷁音篇輕貌拉揩飛貌又曰超逾鳥集言舞勢超逾如鳥疾速飛集【士贇】曰按唐禮樂志東夷樂有高麗百濟中宗時百濟樂工

人亡歎岐王爲太常卿復奏置之然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褎裾襦章甫冠衣履樂有箏笛桃皮篳篥登歌而已金花帽白馬廣袖者當時樂舞之飾即所見而詠之東海俊鶻名海東青此喻其舞之狀捷如海東青之快健也史記楚世家曰射蜀鳥於東海則又字義之所自出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齊賢】曰古詩征人相顧白如霜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士贇】蘇子卿詩遊子戀故鄉魏文帝詩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

綠水曲

【士贇】曰樂府解題綠水首古琴操名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趣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齊賢曰馬融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註二曲名嵇叔夜琴賦初涉綠水中奏清徵張翰弔賈生賦敢不敬弔寄之綠水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趣高誘曰古詩也李善曰蘋水草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水士贇曰何晏景福殿賦綠水浩浩陶潛詩秋月揚明輝詩云于以採蘋南澗之濱晉書慕容熙載記曰蕩輕舟於曲光之海

鳳凰曲

嬴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携手人影滅彩雲斷遺聲落西秦齊賢曰毛詩携手同行鮑照詩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士贇曰嬴女弄玉也事見鳳臺曲註七啓公叔畢命

於西秦

鳳臺曲【題解】曰即古樂府蕭史曲也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綵簫去天借綠雲迎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事實】曰全篇皆隱括蕭史弄玉事仙傳蕭史得道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此詩專詠此事

從軍行【題解】曰王僧虔宴樂相和歌平調七曲有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詳說】曰陸士衡有從軍行王仲宣有

從軍詩九域志肅州酒泉郡領玉門縣玉門關在焉本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通典羈縻州有金微山隸振武軍[illegible]曰李廣傳良家子從軍唐地理志玉門屬肅州酒泉郡貞觀元年省後復置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郡僕固懷恩傳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固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

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illegible]曰桓伊善笛撰落梅花曲乞盡巧妙呂婁樓對符堅曰僕刀鐶匕入耳不足以辨大事[illegible]曰古今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有梅花落乃胡笳曲也

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隴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illegible]曰漢書徙蘇武北海上[illegible]曰戰國策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唐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

閨門

秋思

[齊賢]曰秋思古琴操商調之曲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終莎雞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

[齊賢]曰詩云有鳴倉庚註倉庚黃鸝也亦作鸝蕙草即蕙也楚辭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古今註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謂其鳴如紡緯劉休玄詩曰誰爲容行久憂見流芳歌番禺詩流芳未及歇[士贇]曰詩春日載陽毛詩疏黃鳥鸝鶹也或謂黃栗留一名倉庚陸機詩蕙草饒淑氣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楚辭芳已歇而子

比古詩綠葉發華滋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詩亦嘆夫光景易流功業不逮不知老之將至徒與草木俱腐耳有志者讀之當共爲之喟然也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地理】曰薊州故燕國

【詩意】曰詩云豈不懷歸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古樂府微風吹閨闥羅幃自飄揚燕草者燕地之草秦桑者秦地之桑也燕北地寒草生遲當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秦桑低枝者與思婦之斷腸也言其夫方萌懷歸之心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先已腸斷猶秦桑之已低

枝也末句則興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也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誹之體矣

秋思

燕支黃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illegible]閼氏曰西河舊事歌曰失我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單于匈奴號也顏師古曰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唐志曰沙州敦煌郡壽昌縣西有陽關西北有玉門關[illegible]日燕支山名亭見第四卷詩註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後漢書班超使西域年老思土上疏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註玉門關今沙州去長安三千六百里捲春思秋思二詩戍婦詞爾征夫不歸春而秋矣登臺

而望木葉黃落矣秋高馬肥戎事興矣漢使之出關者亦旣回矣今而不歸是無歸之日矣蘭蕙乃女人所佩以宜男者亦復就摧是一年之光景又虛度矣思婦之心當如何其悲也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氣象安得復見於後世哉予見所註皆以爲二公主之事非也其說泛而無據且於詩意全不相著吾故詳述之以俟後世之李太白云

子夜吳歌也【晉書】曰唐禮樂志子夜晉曲【古證】曰古今樂錄淸商曲

子夜亦曰子夜吳聲四時歌亦曰子夜吳歌晉有女子名子夜作是歌甚哀晉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歌之子夜之音同於白紵皆淸商調也故梁武本白紵而爲子夜吳聲四時歌明此子夜亦有晉聲者其實不離淸商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靑條上紅粧

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illegible]曰古詩娥娥紅
粉粧纖纖出素手[illegible]曰此詩事全見
前陌上桑註鮑照詩留連徘徊不忍散

其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
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illegible]曰梁任昉述異
記曰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
有軒轅磨鏡石尚存劉公幹詩芙蓉散其華
菡萏溢金塘越絕書曰越王得採薪女西施
鄭旦以獻吳王九域志越州若耶溪即歐冶
子鑄劍之處[illegible]曰圖經鏡湖在會稽郡南
二十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九年爲太守於
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迴三百一十里以
畜水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

得之苧羅山鬻薪之女西施鄭旦家飾以羅縠教以行步三年而獻之吳王有西施家有東施家姓施而在西故曰西施圖經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越絕書薛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涸而出銅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illegible]曰唐赤京兆府有長安縣謝惠連有擣衣詩毛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夫也[illegible]曰古詩閨中有一婦擣衣寄遠人玉關見前註曹植詩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李善曰良人謂夫也陸機詩苦哉遠征人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補註】曰洮州臨洮郡治臨潭縣【補註】曰古詩纖纖擢素手詩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古樂府綿綿思遠道古詩所思在遠道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屬隴右道

對酒行【補註】曰樂府相和歌三十曲有對酒行古詞乃曹魏樂奏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補註】曰松子赤松子也九域志婺州金華縣金華山抱朴子云此山可以居神免五岳洪水之患【補註】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

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家復念家能坐在立亡後易姓為黃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安期先生事見二卷註

浮生速流電

倏忽變光彩【[illegible]】曰莊子其生若浮鮑照詩浮生急馳電陶潛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曹植詩顧盼遺光彩

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illegible]】曰任彥升詩忽覩朱顏改【[illegible]】曰此天長地遠歲不留之意陶潛詩常有好容顏

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illegible]】曰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illegible]】曰此詩其太白知非之作乎白少時見天台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繼見賀知章亦目其為謫仙人後從道家者流受圖籙自負為三十六天帝外臣有志於仙術亦可知矣今而老之將至前說茫無寸驗因思古之所謂仙人

如赤松安期者亦不復再見於世以知自古皆有死死者無不化所貴乎仙者特其精神與天地同流耳反老還童留形住世之說誕也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世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良有以歟太白亦祖此意而作也

估客行

[illegible]曰齊武帝布衣時游樊鄧登祚後憶往事作此歌被之管絃[illegible]曰樂府清商曲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爲布衣時常游樊鄧踐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勑歌者重爲感憶之聲梁改爲商旅行其辭二首亦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二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

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士贇曰古樂府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詩云嗟余子行後一去字見題註

擣衣篇士贇曰此亦戍婦詞也

閨裏佳人年十餘嚬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齊賢曰嚬蛾嚬眉也禮記離羣索居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古詩中有尺素書士贇曰楚辭將以遺兮離居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玉手開緘長嘆息狂夫猶戍

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為雙燕泛中洲【齊賢】曰賈誼策可爲長太息者漢書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唐志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交河【士贇】曰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天寶元年爲郡有守捉交河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督府水皆北流入磧叉入夷播海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君

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齊賢】曰梁簡文詩宛轉青絲鞍【士贇】曰古陌上桑日

青絲繫馬尾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又閨中有一婦擣衣詩遠人

明月高高刻漏長真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

晉賢日石李龍起大武殿銀楹金柱珠簾張景陽七命蘭宮秘宇彤堂綺櫳社預左氏註幄帳也隋煬帝為太子開文帝崩遣使賚金合子署封以賜宣華夫人陳氏發之合中同心結數枚謝元暉詩復弱瓊筵體表安夜酣賦曰金扉瓊筵梁書中天竺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又曰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人展轉達中國不大香也[illegible]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梁武帝歌曰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詩金蘇合香

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

寢有便憑將金剪刀為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生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 朝雲〔齊賢〕曰高唐賦朝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士贊〕曰禮記婦人或賜之蘭茝賜受獻諸舅姑又左傳燕姞夢蘭事則知蘭者婦人所佩之花今夫從軍誰與媚哉幽蘭之情亦可見矣末句曰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意謂滔滔不歸則惟有搖夢以從其夫於四方上下耳此亦極其懷思之形容也歟

少年行 〔齊賢〕曰陸士衡有結客少年場行〔士贊〕曰樂府遺聲游俠三十一曲有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日唐淮南道古揚州之地荀悅日立氣岸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日江淹別賦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呼盧事見前註又何無忌傳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漢書傳郭解以軀藉友報仇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不使知也莊子日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少年游俠好經過渾成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日王逸荔枝賦日洛宛少年漢書志日秦地豪傑則游俠通姦江淹別賦日羅與綺兮嬌上春楚辭光風轉蕙汜崇蘭鮑照詩笙歌待明發驕矜自言不可有

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
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黃金不惜栽桃
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 [illegible] 日漢
游俠叙日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覩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劉向說苑日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 晉詩 [illegible] 日史聶政姊日士固爲知己者死
府縣盡爲門下
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
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
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 [illegible]

曰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原憲謂子貢曰若憲貧也非病也古詩百年能幾何陸士龍詩飄颻冒風塵〔□〕曰晉庾翼云不能自拔腳於風塵之表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曰漢顯宗為太子時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曰遮莫方言也遮音折此篇末章十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具眼者必能辨之

長歌行〔□〕曰陸士衡樂府有長歌行古今註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齊賢曰古樂府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選詩東風搖百草後漢書鄧禹曰願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士贇曰潘岳笙賦宛其死矣化爲枯枝廣雅曰馭日羲和傳玄日升歌曰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此言天運之速光景易流也桃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強飲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齊賢曰顧

愔之與晉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其故曰松栢之姿經霜尤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白日**曰江淹賦桃與李兮嬌上春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又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實此詩意全出於此富貴神仙蹉跎兩失亦白自莫之意歟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瘁之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謝惠連詩金石終銷毀晉周處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鮑照詩徒有霜華無霜質

長相思

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

傳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齊賢】曰史記趙王爲秦王鼓瑟漏燀婦趙女善鼓瑟舞賦曰若絙瑟促柱江文通別賦曰橫玉柱而霑軾鳳凰柱刻柱爲鳳凰形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好鼓琴有琴臺在浣溪正路金花寺北元魏伐蜀於此下營掘遂得大甕二十餘口盡以響琴也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螭鸞鳳列女之狀蜀都賦巴姬彈綺鴛鴦絃以雌雄也或曰成都雷氏善斲琴故曰蜀琴【士贇】曰楚詞思不眠以至曙蜀琴司馬相如挑卓文君事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齊賢】曰晉書嵇康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

與康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燕然山見前註楚辭招魂娭光眇視目曾波五臣曰美人既爲醮樂光彩横出眇然遠視目若水波波傅武仲舞賦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横波【古辭】日古詩迢迢牽牛星史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劉琨詩淚下如流泉又此曲悲且長謝靈運詩楚人心昔絶越客今腸斷此亦戍婦詞也詞意悲而不傷怨而不誹可謂得國風體矣

猛虎行【古辭】調七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平曲有猛虎行古辭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

淚下不爲雍門琴[illegible]曰唐隴州汧陽郡汧陽縣有隴山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墳墓生荊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illegible]曰隴頭水本古樂府別離之曲正與雍門琴相對其事則當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坻註曰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後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illegible]曰兩河道河南河北也曹植詩曰綺縞何繽紛[illegible]

曰孔子家語旌旗繽紛下蟠于地漢書董卓傳論殘寇乘之倒山傾海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

[illegible]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二月丁酉陷東京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安思順屯苑中鎭關中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備送洛陽陳希烈張均張垍皆降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肅宗問李泌強敵如此何時可定泌曰臣觀賊所獲女子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illegible]曰秦人半作燕地囚者唐都長安秦地也京師既陷則人被驅虜而歸於幽燕也胡馬翻銜洛陽草者賊兵屯東京時牧馬於洛陽也

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

[illegible]曰一輸一失謂正月安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六月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關

陝洛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還崔乾祐軍於
靈寶西大敗乾祐遂克潼關火拔歸仁執翰
以降朝降復叛謂至德二載正月安慶緒殺
祿山即位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牛廷玠領
安陽軍事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入洛
陽慶緒走保鄴耿仁智說思明歸朝廷思明
即因安承慶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
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河東節度高秀巖
亦降十二月子昂至京師上以思明爲歸義
王范陽節度乾元元年六月李光弼以思明
終叛陰使烏承恩圖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
曲及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
白思明思明執承恩集將佐西向大哭曰臣
以三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命
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
原誅之乾元二年再反正月僭稱大聖周王
夏四月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

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

楚安得寧【[illegible]】曰列子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顛似楚漢時

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

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龍到下邳受

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棲棲古如此今

時亦棄青雲士【[illegible]】曰史張良者其先韓人秦滅韓良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常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為王者師矣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因習讀之遇沛公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韓信淮陰人也貧無行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

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
而進食豈望報乎項梁渡淮信從之梁敗又
屬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信亡
楚歸漢漢王以爲大將蒯通說信曰當今兩
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
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
居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向利而背義
乎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
史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
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illegible]曰鮑
明遠詩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illegible]

曰韓非子
說難篇夫龍之
爲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
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說者能無嬰人主之
逆鱗則幾矣齊宣德皇
后令胡塵罕嘗思之

寶書玉劍掛高閣金

鞍馬散故人〔士贇〕曰江淹詩寶書為君掩李善註云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撿以玄都之印韓曰寶書真經也晉書庾翼曰此華宣京之高閣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齊賢〕曰宣城客者太白自道也嘗有贈宣城宇文太守及贈宣城趙太守悅詩晉羊祜都督荊州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士贇〕曰魏志陳矯為廣陵功曹使過泰山太守薛悌結為親友戲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陪臣游乎有時六博快壯心遶床三匝呼一擲〔齊賢〕曰招魂菎蔽象棊有六簙王逸註菎音昆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方言曰秦晉間謂之簙吳楚間謂之蔽或謂之箭或謂之棊博雅曰簙箸謂之箭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鮑容博經曰所擲頭謂之

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
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
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又曰分曹並進遒相迫
成梟而牟呼五白王逸註倍勝為牟漢書梟
騎梟勇也若六簙之梟五白博齒言已棊已
梟當成牟晉劉毅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
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
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
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
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
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殊不
快管子曰秋禁博塞漢書註曰行棊也楚

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illegible]曰唐張旭善草
書而好酒飲後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
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
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
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illegible]曰後漢二十八

將傳蔵能蔵會風雲奮其智勇三吳邦伯皆顧盻四海雄俠

兩追隨[illegible]曰通典曰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馬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illegible]曰

酈道元水經注曰吳興郡會稽郡謂之二吳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顧盻增其倍價西都賦

鄉曲豪舉游俠之雄曹植詩曰飛蓋相追隨兩字蓋自眞旭而爾也蕭曹曾作

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illegible]曰漢書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

掾而蕭何爲主吏耿純說光武曰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

翼以成其所志耳[illegible]曰漢書贊曰蕭何曹參起秦爲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爲一代宗臣盛矣哉班固敘傳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古詩歲暮各有時立

身苦不早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

雛綠眼吹玉笛吴歌白紵飛梁塵

齊賢曰唐志昇州江寧郡溧陽縣上元元年隸昇州州廢還隸宣州唐禮樂志白紵呉舞也七略曰漢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陸機詩一唱萬夫嘆再唱梁塵飛

士贇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古今樂錄白紵歌梁武帝改為子夜呉聲四時歌詳見二卷註

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撾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齊賢曰莊子任公為大鈎巨緇五十犗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士贇曰古詩爲樂當及時任公釣魚事見一卷司馬相如長門賦日交得意而相親按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肆爲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脉絡不相貫串語意斐亹悲歡失據尤是他人之詩竄入集中歲久難別前輩識者

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柰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因筆于此以俟知者

去婦詞【士贇】曰此篇即顧況棄婦詞也後人添增數句而竄入於太白集中語俗意重斧鑿之痕斑斑可見可謂作僞心勞日拙者矣予見註已詳益不復註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髮日未幾離

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多
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
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
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
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
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
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
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似此
顦顇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

攀君恩既斷絶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為流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箋】曰焉衍聚北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與婦別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請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癃長痾自生禍殃謝靈運詩序云零落將盡阮籍率意獨駕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左傳秦以用旋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列子楚威

王登臺夫入鄭子晳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
金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天父母也蘇少卿
詩結髮爲夫妻謝靈運詩登棧亦陵緬韋昭
國語註緬猶邈也楚辭悄悵兮私自憐史記
三王之道若循環劉越石扶風歌攬轡長嘆
息下淚如流泉夏始誅劉伯升光武言笑如
常惟枕席上有淚痕古有關山曲古詩照我
羅床幃洛神賦光潤玉顏嶺表錄異玳瑁形
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紋點廣南盧亭夷人獲
活玳瑁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
二片帶於左臂上飲饌中有蠱毒甲自搖動
後養於使宅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
海釋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
得其一一思而死謂之匹鳥詩相彼雨雪
先集維霰曹植詩賤妾當何依芙蓉蓮花晉
書蕭柳之質望秋先零陸韓卿孺子妾歌歲
暮寒飆及秋水落芙蓉阮嗣宗詩憔悴使心
悲選詩餘生幸已多曹植雜詩寄松爲女蘿

依水如浮萍玉臺新詠焦仲卿
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六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七

歌吟二十八首

襄陽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襄陽歌宋隨王誕作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 [齊賢]曰唐地志襄州襄陽郡襄陽縣有峴山在縣南十里世說接䍦彭隋樂志梁武在雍童謠曰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兒義師與貫以鐵騎揚州士皆面縛如謠言及即位更造新聲帝自爲三曲後漢周澤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疾窺問所苦澤怒以犯齋禁遂收詔獄謝罪當世語曰生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

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illegible]曰已上事並見五卷襄陽曲註霍去病傳會日臣入師古曰言日欲波也高文但崇祖傳日自可拍手笑殺鸕鷀杓

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illegible]曰鸕鷀水鳥也其頸長刻杓爲之形山海經黃山有鳥其形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鏤杯爲之形今人以海螺知鸚鵡形作之亦曰鸚鵡杯盃酒器名也[illegible]曰左氏傳曰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因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太白詩曰百年三萬六千日着意蓋出此

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

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illegible]曰高[illegible]有

鴨緑水唐志安東都護府故漢襄平城東南至平壤城入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南至鴨緑江其水如鴨頭緑也漢西域傳大宛國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碩毛詩爲此春酒劉向新序曰紂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醱醅曰醅釋名酒未漉也糟酒滓也王充論衡紂釀酒積糟因爲丘此形容嗜酒思想之極云耳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黄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鳳笙曰潘安仁笙賦基黄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說文曰笙十三簧象

鳳之身列管以象鳳翼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李斯臨刑謂中子曰雖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詩我姑酌彼金罍庾信至北方愛溫子昇韓山寺碑曰惟韓山寺一片石堪共語 [illegible]

日羊公事見第五卷襄陽曲詩註

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illegible]

日唐舒州同安郡阮籍詩梁王安在哉古歌日巳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illegible]

日世說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宋謝譓不妄交接有時獨酌日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晉山公日嵇叔夜醉著玉山之將頹楚襄王事見一卷註宋歐陽永

叔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讚放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南都行

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鄽闤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齊賢曰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光武舊里以置都焉謝元暉詩江南佳麗地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栢揭其東註武闕山爲關在西東觀漢紀長沙定王中子買爲舂陵節侯至其孫考侯仁以舂陵地勢下濕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爲舂

陵侯國傳至南頓侯實生光武故識稱白水眞人漢志曰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善曰曹植詩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漢書論曰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鄽市中空地一曰居也崔豹古今註闤市垣也古詩西北有高樓陸機詩甲第崇高闥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善曰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史蠡識吳乃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無何致產數千萬乃喟其重賓間行止于陶自謂陶朱公晉獻公滅虞虞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奔秦百里奚亡

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使人
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
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
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世說王
夔之妻謝道韞曰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光武適新野聞
后美心悅之更始元年遂納為后禮記揚休
玉色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李見
一卷註楚辭美人欲醉朱顏酡[illegible]曰張協
詩曰名與天壤俱楚辭容則秀雅穉朱華鮑
照賦曰隱荊姬之朱顏

清歌過流雲豔舞有餘閑遨遊

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

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illegible]曰漢志南陽郡宛縣故申
伯國光武起於宛都於洛陽遂以宛為南都
故曰宛洛紅陽縣本侯國師古曰紅俞音踰

白河即白水河劉表在襄陽築臺名呼鷹蜀志諸葛亮字孔明南陽人先主嘗訪士於司馬德操德操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諸葛孔明也鳳雛龐士元也習鑿齒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盛弘之荊州記曰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嘗登此山作梁父吟[illegible]

[illegible]曰謝靈運詩清歌拂梁塵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范曄詩流雲起行[illegible]蓋詩以遨以遊古詩遊戲宛與洛班固西[illegible]賦曰冠蓋如雲曹植詩冠蓋相追隨又輕[illegible]隨風還曹植詩走馬長楸間蜀志諸葛亮躬[illegible]于南陽鄧縣號曰隆中好為梁父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後魏李沖年四十而鬢髮斑白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
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illegible]曰蜀都賦木蘭梫桂註木
蘭大樹葉似長生冬夏榮上林賦沙棠櫟櫧註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楚
辭桂櫂兮蘭枻廣記漢成帝與飛燕戲太液池以沙棠爲舟以紫文桂爲柂枻畢卓曰得
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便足了一生矣[illegible]曰楚辭蘭枻兮桂舟陳琳撤隨波
飄颻陶潛詞曷不委心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
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illegible]曰九域志鄂州有黃鶴山黃鶴樓圖經云費文褘仙去嘗鶴來此列子海上之人有
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史記屈騷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左傳曰楚子成章華

之臺杜預曰在南郡華容縣[illegible]曰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又曰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黃鶴樓在鄂州西南隅黃鶴山上南齊志云仙人子安乘黃鶴過
此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張伯松見揚雄方言曰
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史世家楚靈王作章華臺曹植詩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
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illegible]曰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
元藏幾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島間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
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洲上有久視山有金池水石泥沙
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皆帶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

國洲人製鏤風舸以進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東渠【注】曰後漢桓譚傳歎搖太山而蕩北海詩云謔浪笑傲謝靈運詩復協滄洲趣此達者之詞也漢水無西北流之理功名富貴不能長在亦猶是乎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注】曰史記武帝作建章

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謝
玄暉詩紫殿肅陰陰曹子建詩好鳥鳴高枝
[illegible]曰瀛洲紫殿皆宮苑名並見五卷詩註
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西京賦雕楹玉碣郭
璞爾雅註鳳凰應德鳴相和江淹詩日暮碧
雲合眞書建章宮
度爲千門萬户
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
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
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茝石聽新鶯新鶯
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illegible]曰漢志
武王治鎬師
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是沈約宋書慶雲王
邑者太平之應王清膺書曰金霄鬱紫清唐
制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皆帶刀捉
仗列于東西廊下每日以四十二人立內廊

門下號曰內仗天子出則有細仗黃麾仗舞
鶴賦舞飛容於金閣籍田賦天子御玉輦竝
希範詩輕黃承玉輦鮑明遠有舞鶴賦尚書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書曰舜作十管韶簫
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十日
之數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聲蓋
其簧十二以象十二律其一以象閏曰
漢高帝紀曰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王
子年拾遺記穆天子御黃金璧玉之輦從朝
及暮而窮宇宙之內徧焉遁與秦以輦爲人
君之乘漢因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蓬萊蘑
石當時宫苑名刻仙傳王子晉好吹笙作鳳
凰鳴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

忽然高詠涕泗漣 [illegible]曰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漢書項莊舞劒爲樂詩泣漣漣 [illegible]曰賈誼業行出手烈士 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 [illegible]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漢舊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 [illegible]曰曹植詩謁帝承明廬 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 [illegible]曰九重言天子有九門一關門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城門五臯門六庫門七雉門八應門九路門詩云謔浪笑傲接福傳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禮天子赤墀漢給事日暮入對青瑣門其門刻爲連瑣而青塗之天子制也 [illegible]曰班固二都賦序雍容揄揚著於後嗣禮冬官玉宮

九重之制九雉宋玉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史東方朔傳曰一當萬戶之土張衡西京賦右平左城青瑣丹墀漢書曰赤壁青瑣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王逸楚辭註曰文如連瑣

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

〔[illegible]〕曰唐天駟監衛左右六閑分二廐一曰祥麟二鳳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晉明帝有七寶鞭〔[illegible]〕曰杜子美詩麒麟受玉鞭註云杜陽雜編載代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頭尾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爲異物遂以蟬聯綉爲囊碧玉絲爲鞘又曰涼州記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觀此事則知當太白之時必嘗乘御廐之馬而揮此鞭矣

世人不識東

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補註】曰史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周為老聃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夏侯湛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也

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補註】曰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史記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補註】曰楚辭嫮目宜

笑蛾眉曼只又旣含睇兮又宜笑只又衆女嫉蛾眉兮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傳及前後詩集序其意自見矣

豳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豳谷稍稍振庭柯涇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急愁雲蒼慘寒氣多【[illegible]】曰九域志邠州新平縣有豳邑歸去來辭眄庭柯以怡顏九域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蒿撓揚陵縣入謂【[illegible]】曰爾雅稍稍擢也郭璞曰謂木條枝柯稍擢長而殺也謝眺詩稍稍枝早勁書浩浩懷山襄陵楚辭衝風起兮水揚波詩云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古詩角聲起蒼野秋雲愁不飛記月令寒氣總至憶昨去家此為客荷花初紅

柳條碧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illegible]曰後漢百官志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又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illegible]曰主父偃傳為客甚困陸機嘆逝賦余將老而為客寧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颯繞客衣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illegible]曰選詩光輝有玉色又旌甲被胡霜古詩落葉辭柯[illegible]曰范雲詩傳[illegible]生光輝劉庾傳起煙於寒灰之上揚雄傳惟寂惟寞傳玄詩落葉隨風摧一絶如流光何晏詩從風飄揚吾兄行樂窮曛旭滿堂有美顔如玉趙女長歌入綵雲燕姬醉舞嬌紅燭[illegible]曰揚惲書曰人生行樂耳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張衡南都賦齊僮唱兮列趙女逸詩雖有

別姜姬周姓也姜齊姓也後世遂以姬為美
女[illegible]曰日暮曰曛日旦曰旭楚辭蒲堂兮美
人宋玉賦巻溫潤之玉顏陸機詩玉顏侔
瓊蕤詩云有女如玉史李斯書曰佳冶窈窕
趙女不立於側也成公綏琵琶賦曰飛龍列
舞趙女騈羅張衡賦女娥坐而長歌舞賦展
清聲而長歌左傳齊人伐北燕人歸
燕姬舞鶴賦燕姬色沮巴童心恥

狐裘獸
炭酌流霞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
覆何惜餘光及棣華[illegible]曰詩狐裘蒙戎獸
炭以炭為獸形如紅麒麟之類抱朴子項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
迎我升天以流霞一杯與我飲輙不飢渴詩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郭氏曰今關西有棠棣
樹子如櫻桃可食甘茂傳茂曰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
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

斯便焉【士贇】曰禮王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搗小炭爲屑
以物和之作獸後何曾之徒共集乃以溫酒
爇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敬之
江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詩常棣之華偏其反而曹子建詩榮枯
可立須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
我衣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
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齊賢】曰西嶽華
山崢嶸高貌謝
玄暉詩天際識歸舟西京賦複陛重閣轉石
成雷【士贇】曰爾雅華山爲西嶽書西巡狩至

于西岳註西岳華山漢書黃河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淩濤山頹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齊賢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三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爲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註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

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三峯直上晴霽可覩河東賦河靈矍踢匆華踏襄師古曰匆古嘗字華襄二山名也【正義】曰江淹書曰葉光塞河史漢高帝紀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王子年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爲大瑞雲笈十籤華山高七千丈周回二千里名太極總仙之天少昊爲白帝治西嶽巨靈神手擘其上足蹴其下以通河流以救民洪波之難仙掌之形爍然瑩日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野條在華州華陰縣鄭道元水經註左丘明國語曰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踏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猶在華嶽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觸得神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晉有好事之士故升華嶽而觀跡焉互見第三卷註三

峯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

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齊賢】曰淮南子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神太白註少昊以金德王號金天氏一死訖祀於西方之帝華山有蓮花峯有雲臺觀【士贇】曰華山記山有蓮花峯又見二卷註唐開元記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雲

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

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齊賢】曰列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葛洪神仙王遠傳麻姑手爪不如人爪形皆似鳥爪蔡經心中私言若背大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士贇】曰道書云中有度人不死之神丹丘生即元丹丘也明星玉女見二卷註東漢書百官志曰誰當搔其背痒者我皇手把天地

戶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來

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或故人飲騎二茅龍上
天飛 [illegible] 曰周易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
高祖神告錄曰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
高祖狀貌甚異高祖歎之從容置酒飲酣語
及時事曰公積德之門須至貴之表應天受
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
丘謂誰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神器已屬唯
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
網累心倘或衛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為
其佐帝曰先生安在曰隱居鄠杜間帝遂袖
劒詣焉將不利於丹丘然先生道德弘遠貌
若冰壺覩其儀貌心駭神聳伏謁於苦宇之
下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擅
於時若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慚而謝之武
德初密遣太宗訪焉則其室已墟矣天子之
門九重仙傳拾遺曰嵩山北有大穴一叟嘗
誤墮其中行十許日見草屋一區有二仙對

碁局下有數称白飲叟告飢甚碁者與飲飲畢氣力十倍半年出蜀青城山歸洛問張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也【[illegible]】曰史記談天衍註云劉向別録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范雲詩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十洲三島記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回五千里此蓬元丹丘爲仙人東來於蓬萊復西歸於華山也呼子先乘茅龍事見二卷註班固答賓戲曰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僊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illegible]】曰唐許州潁川郡乃潁考叔所封唐潁州汝陰郡嵩山中嶽祠隷唐河南府登封縣距府一百二十里說文山小而高曰岑古白鴻頌兹亦耿介翁翻紫煙郭

漢詩鶴鴐乘紫煙【三十六峯】曰道書嵩高之東龍
門之南有許由山高六四絶其北有穎水堯
聘許由之處猶有遺墠列仙傳
嘯父贊曰丹丘翼輝紫煙成蓋三十六峯長
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
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illegible]】曰太白寄嵩山焦鍊
師詩序曰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左傳
奉以周旋春秋元命包曰大星如虹下流華
渚辨命論曰星虹樞電曹景宗曰我昔在鄉
里騎快馬如龍覺耳後生風東都賦超大河
跨北嶽莊子廣成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三十六峯】曰戴延之西征記嵩山其山三
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
其總名也劉向列仙陶安公傳曰安公安公
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
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亂麻〔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范陽十一月陷洛陽十五載六月陷京師明年三月祿山在洛陽廣平王入洛陽大陳兵於天津橋劉盆子傳白骨蔽野漢書天文志死人如亂麻〔士贇〕曰楊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礫天津見一卷註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蔡文姬詩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棘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蓋覆漢書武帝五子贊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此祿山陷京師時作也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

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齊賢】曰吳國孫權故都建業也谷永纂曰黃濁四塞覆冒京師陸士衡有豪士賦【士贇】曰古詩浮雲蔽白日漢書黃霧四塞莊子曰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東土之太平自若也扶風乃三輔郡意豪士亦必同時避亂於東吳而與太白銜盃酒接殷勤之歡者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齊賢】曰漢武帝徙豪茂茂郭解貧不中貲吏恐

不敢不從衛將軍爲言耶解家貧不中餞上
日辭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陳遵字
酒每大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
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
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白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illegible]】
[illegible]蜀志諸葛亮傳司馬宣王按行其營壘處
所曰天下奇才也鮑照詩握君手執杯酒意
氣相傾死何有唐李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
可移判不可搖鮑照詩入珍盈雕俎綺肴紛
錯重吳歌趙舞見二卷十八首註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
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
誰【原嘗】曰史記齊威王少子田嬰封於薛曰靖郭君子文立曰孟嘗君招致諸侯賓客
數千人趙惠王弟勝曰平原君封於東武城
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魏昭王少子無忌

封爲信陵君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黃歇
事楚頃襄王王卒考烈王以爲相封爲春申
君客三千人上客皆躡珠履[illegible]曰賈誼過
秦論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公子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於是六國之士爲
之講以通其意索隱曰六國韓魏趙燕楚齊
也史孟嘗君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
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漢客
來傳齊客蹟首公門以報恩施
撫長劍一
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
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
心
[illegible]曰孟子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毛詩揚之水
白石鑿鑿班超傳單于脫帽徒跣黃石事並
見前卷註[illegible]曰楚辭撫長劍兮玉珥列子

日歸朱子詞方畫軾皆揚眉而望之清水籥日白石脊齒詩其實雖離事見之曾侯世家

意謂良未達之時惟圯上老父知之黃石則直以老父為黃石公也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

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illegible]日海賦紛波洶湧西都賦金石崢嶸天台賦仍羽人於丹丘王逸日丹丘晝夜常明[illegible]日陸機詩置酒高堂蓬萊瀛洲滄洲皆仙境見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洪波見從註雲笈七籤天台赤城山孫第六洞天在天台縣丹丘海外神山也王子年拾遺丹丘千年一燒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

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秖將疊嶂鳴秋猿【齊賢】曰會稽土地記云邑在山陰故以名世說有一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雪下諸道人問之壹公曰風雪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四望皓然【士贇】曰會稽山北曰山陰謝靈運詩對嶺臨迴溪桃花源避秦人事見前卷註此八句是詠其圖寫之狀江淹詩何用苦心魂左傳心之精爽是爲魂魄任昉詩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猨悲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卻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齊賢】曰屈原漁父云行吟澤畔云明發不寐謝靈運詩鼓枻

心文遊赤城進帆詩揚帆采石華鮑明遠詩穿池類溟渤註溟渤二海名[illegible]曰左傳曰
禓赤歌也謝靈運詩芳草亦未歇又念離情未歇馬融廣成頌曰方艅艎連舼舟張雲帆
施蜺螭十洲三島記滄海外別有圓海繞山其水色正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不
可得往博物志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古稱渤海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
下雲朝飡石中髓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峯巉
巖綠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illegible]曰王逸楚
辭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著作篇章分造辭賦

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大雅小雅神仙傳王烈嘗獨之太行山忽見山破石裂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數丸如桃大因携少許歸與嵇叔夜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仙經曰神山五百年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

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来南牕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携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日郭景純遊仙詩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正青歸去來辭倚南牕以寄傲郭正稱訣真曰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神仙傳淮南王安召天下方術之士有八公詣門皆須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難問之曰我王尚欲求延年長生

不老之道今先生年老似無駐顏之術八公笑曰聞王尊禮賢士故遠致其身何以年貌道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色如桃花門吏走白王王迎登思仙之臺執弟子禮北面叩首願道君哀憐八童子乃復爲老人曰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一人能束虎豹致蛟龍役鬼神分形易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一人千變萬化恣意所爲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水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時雷被伍被誣告安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曰可以去矣即白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石皆陷成跡安臨去問八公曰可以將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八公曰但不得過五人即以左吳王春傳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劉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古詩〕曰古詩白揚多

悲風蕭蕭
愁殺人

梁園吟

我浮黃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

齊賢曰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海賦波如連山

漢梁王都睢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晋灼曰在城中東北角有脩竹園兔園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治宋城縣有平臺複宮三十六王粲詩憂思壯難任魏武帝詩對酒當歌又憂思難忘士贇曰漢書註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西京雜記梁孝王

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此梁園名之所生始也

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

【齊賢】曰淥水古曲也【士贇】曰此乃太白觸景而吟阮籍蓬池詠懷之全句耳今錄其略于下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淥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漢書地理志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潘岳詩曰洪流何浩蕩莊子曰舊國舊都望之悵然古樂府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唐都長安在西白遠離京國故發西歸安可得之嘆也所謂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闕者歟

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

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
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
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illegible]曰易云樂天知命故
不憂古輕薄篇象床沓繡被玉盤傳綺食上林賦樗棗楊梅魏明帝與崔浩語至中夜賜
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伯夷叔齊不食
周粟餓死於首陽山[illegible]曰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平頭奴子擎履箱古詩不如飲美酒
被服紈與素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illegible]曰魏公子
無忌封爲信陵君墓在東京開封府禮記舜葬蒼梧之野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

入于大梁【[illegible]】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封爲信陵君仁而下士當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於魏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爲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此言耕種者以後事也晉陶淵明嘗作集聖賢羣輔錄內有戰國四豪魏信陵君無忌其一也謝元暉詩曰雲去蒼梧野

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illegible]】曰雪賦歲將暮時既昏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西漢志河南滎陽縣汴水在西南東漢永平十二年修汴渠王景築隄自滎陽至于東海口千餘里【[illegible]】曰阮籍詩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漢枚乘傳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武帝

即位衰年老以賓車蒲輪徵乘道死茂本傳
司馬相如以訾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非
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詞賦是時梁孝王來朝
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
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
諸侯游士居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陶潛詩
歲久不待人尚書大傳
曰大水小水同流歸海
沉吟此事淚滿衣黃
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
酣馳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
濟蒼生未應晚[illegible]曰古詩沉吟聊躑躅謝
靈運詩沉吟爲爾感謝玄暉
詩躑淚盡沾衣江文通詩零淚沾家業招魂
曰琨蔽象棋有六博分曹並進遒相迫成梟
而牟呼五白毛詩我歌且謠晉書桓溫請謝
安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

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士贇曰曹孟德詩但爲君故沉吟至今謝玄暉詩馳輝不可接何况隔兩鄉

鳴皐歌送岑徵君

時梁園三尺雪在淸泠池作

士贇曰按歸來子晁補之緝變離騷叙此篇曰鳴皐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俊麗不可羈然要長於詩而文非其所能也蓋賦近於文故白大鵬賦辭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至鳴皐歌二篇本末楚辭也而世誤以爲詩因爲出之其略曰蝘蜓朝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效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原語而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云

若有人兮思鳴皐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

競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舠齊賢曰河南府陸渾縣有鳴皐山雪賦曰歲霜雪之交積四愁詩曰何爲懷憂心煩勞洪河黃河也舠都交反小船也詩誰謂河廣曾不容舠士贇曰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陸機詩積雪被長巖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龍鱗狹獵起邈仙山之嶮極兮聞天籟之

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

溟之波濤齊賢曰詩峻極于天莊子顏成子游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士贇曰王文考靈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鮑照詩嘈嘈晨鼓鳴謝靈運詩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陸機詩長風萬里舉滄溟者

海之別名見前註玄猿綠羆舔𦧲崟岌危柯振石駭

膽慄魑魅羣呼而相號峯崢嶸以路絕挂星辰

於巖巉[齊賢]曰蜀都賦熊羆咆其陽楚辭虎豹鬭兮熊羆咆[士贇]曰上林賦玄猿素雌陸機詩玄猿臨岸嘆楚辭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五臣文選海賦或挂罥於巖巉之峯又巉巖嵓偃高濤

送君之歸兮動鳴臯之新作

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

待若反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

東洛[齊賢]曰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有清泠池謝惠連雪賦梁王游兔園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漢贊大雅卓爾不羣[士贇]曰楚辭君不行兮夷猶

蹇誰留兮中洲樂府古辭云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雖遲新相知然傷生別離梁園見上註西都賦曰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巾征軒兮歷

阻折尋幽居兮越巘崿盤白石兮坐素月琴

松風兮寂萬壑[illegible]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鄴鄭玄周禮註巾猶衣也[illegible]曰禮記儒有幽居而不滛謝靈運詩連嶂疊巘崿謝莊月賦素月流天顧愷之傳人問會稽山水答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望不見兮心氣亂

蘿冥冥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

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鶴清

唳飢鼯嚬呻塊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

人〔[illegible]〕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舞鶴賦唳清響於丹墀註唳鶴聲也力計反蕪城賦皆鬪麏鼯註鼯鼠〔[illegible]〕曰楚辭東方朔七諫哀時命曰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又莊忌哀時命曰蛟龍潛於深淵兮

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

〔[illegible]〕曰屈原卜居曰寧與雞鶩爭食乎揚子解嘲曰執蝘蜓而朝龜龍說文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蝘烏典切蜓徒顯切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失珠張景陽雜詩碔砆夸璵璠魚目笑明月楚辭嫫母勃屑而自好一曰黃帝妻貌甚醜音謨越王得採薪女西施鄭旦以獻吳吳滅歸楚〔[illegible]〕曰說文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此言雞聚族而鳳無隣以喻小人多而君子少也即楚辭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而無所

薄之意鄭玄曰魚目亂珠纂文嫫母醜人也黃帝愛華之吳越春秋西施越之美女也楚辭諄不聽而蔽壅兮使讒諛之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杜若之不可佩妬嘉詒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自意祖此

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蹩躠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卻秦

[illegible]曰許由巢父皇甫謐逸士傳堯時巢父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時號巢父周易蒙卦用賂桎梏左傳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嗷蕭結切躠私列切史記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哭七日夜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發兵敗吳左太沖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illegible]曰巢由堯時之隱者夔龍舜時之臣此言巢由若不以讓天下爲高則亦蹩如夔

龍之後人之後而勞力於風塵之中也釋文足搣曰搤手搣曰搯孟子曰搤搯死者非正命也史李斯傳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太白此句意出此莊子言之所謂得志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軒冕之謂也謝朓詩志狹輕軒冕莊子聖人躑躅爲仁踶跂爲義疏曰躑躅用力貌晉庾亮曰自予龍按腳於風塵之外史魯仲連卻秦事見二卷註

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illegible]日後漢書許劭少峻名節[illegible]日後漢逸民傳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塵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得利者乎後漢崔駰傳暴智耀世因以干

祿非仲尼之道也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鳴臯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賢】曰河南府陸渾縣有鳴臯山

憶昨鳴臯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間覺時枕席非碧山側身西望阻秦關【賢】曰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案秦關函谷關及武關也【補】曰謝莊月賦素月流天秦關見第一卷註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陽好青松來風吹古道綠蘿飛花覆煙草【賢】曰漢宮室疏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又漢宣帝畫功臣於麒麟閣史記滑稽傳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九域志

伊陽縣在西京南二百六十里古詩綠蘿紛
高林[史記]曰史老子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
隱矣強爲我著書又莊子著書十萬言又太
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
我家仙翁愛淸眞才雄草聖凌古人欲臥鳴
皐絕世塵[齊賢]曰我家仙翁即所謂從翁者
後漢張奐長子芝伯英善草書王
愔文志曰芝尤好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士
贇]曰仙翁指其從翁淸也李氏派出老聃故
稱仙翁晉王羲之淸眞有鑑裁續仙
傳云儒謂之世道謂之塵釋謂之刼
鳴皐微
茫在何處五崖狹水橫樵路身披翠雲裘拂
袖紫煙去去時應過嵩少間相思爲折三花
樹[士贇]曰嵩少乃嵩高山少室山鹿革事類
曰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於嵩山

脚下種之實一年三花沈休文詩安仁採樵路【士贇】曰陶潛詩今復在何處宋玉賦主人之女爲承日之華上翠雲之裘郭璞詩駕鴻乘紫煙三花聚頂乃修煉法或曰相思而掇一日之心思則三花爲折故云

勞勞亭歌在江寧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苦竹寒聲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齊賢】曰輿地志新亭隴有遠望樓一名勞勞樓後爲臨滄觀在江寧縣南毛詩

野有蔓草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文選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康樂謝靈運邀袁宏乃謝尚疑誤牛渚在太平州采石磯晉溫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燃犀角照之見水族奇形異狀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文辭藻拔駐聽久之造問焉荅曰是臨海郎宏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宏父勗時為臨海令【士贇】

【齊賢】曰詩云彼黍離離南史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袁家郎指袁宏晉書袁宏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此詩意乃太白自比於靈運而又自嘆其才不減彥伯而無謝尚之見知獨宿空簾寄情歸夢亦可哀矣子見謂康樂謝靈運邀袁宏乃謝尚疑誤者豈亦一時逐句看詩不曾將全篇混融而讀耶

横江詞六首

人道横江好儂道横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

白浪高於瓦官閣【齊賢】曰孫亘督牛渚作横江橋蘇峻反濟自横江登牛渚至陵口吳晉間嘗建横江將軍以督此渡韓擒虎自横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盡拔姑熟盖采石在太平州當塗縣距建康八十五里即古牛渚也瓦官寺古碑云昔有僧誦法華經以瓦棺葬於此棺上生蓮花又云江左浮屠莫先於瓦棺者晉武時建以陶官地在秦淮北故名瓦官誤兩為棺寺中有閣高三十五丈【士贇】曰郡縣志横江浦在和州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處董卓傳論曰劍山傾海金陵覽古昇元閣一名瓦棺閣乃梁朝建高二百四十尺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齊賢】日尋陽今江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士贇】日圖經九江郡晉唐爲尋陽郡後復爲江州據賢院記曰郡在大江之陰山在尋陽之北廬山記曰郡本大江之北尋水之陽故曰尋陽圖經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渡相對乃晉溫嶠燃犀照水怪及謝尚微服泛江會袁宏諷詠處又馬當山在池州東流縣橫枕大江風波惡則用史秦紀始皇出遊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海賊廻互萬里

其三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楊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齊賢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唐志揚州廣陵郡永淳元年析江都縣置楊子縣楊子縣有瓜歩鎮即渡江處橫江建康之西津楊子建康之東津也士贇曰曹植七啓公叔畢命於西秦張衡詩側身西望涕沾裳圖經杜預曰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入江處曰沔口郡國志楊子江在楊子縣南與鎮江分界海賊波如連山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其四

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齊賢曰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

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
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曰我東泰山神女嫁
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有德吾不
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
三日三夕果有暴風疾雨去者皆西來也錢
塘候潮圖云潮至每月二十四五漸減二十
六七漸生至初三漸大不差頭刻惟八月十
五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
見潮頭高數丈卷雲擁雪混混庵庵聲如雷
鼓猶不足以形容之始皇東遊至錢塘臨浙
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
杭也海賦波若連山乍合乍散 日木華
海賦云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彷
彿蝄像暫曉而閃屍夬帆摧橦戕風起惡呂
向註曰海童海馬銜天吳蝄像並海神也圖經
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
蛾眉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又浙江
在錢塘莊子云浙河即浙江取其曲折以爲

名江源自歙州界經州又東北流入于海江濤每日晝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七日極大小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數丈每年八月十五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泝濤觸浪謂之迎潮

其五

横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齊賢曰橫江館乃采石津官舍士贇曰虞羲詩瀚海愁雲生楚辭順風波以南北兮霧胥晦以紛紛郭璞江賦尋風波以窮年

其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
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齊賢】曰古語月暈而風礎潤而
雨玄中記東方之東大海魚行海者一日逢
魚頭七日逢魚尾遇魚尾產則百里水爲血
嶺表錄異海鰌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
千餘尺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海貨路經
調黎深闊處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
急亦黃河之三門也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没
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島鰌魚背也果見雙目
閃爍鬐鬣若簸朱旗危恒之際日中忽雨霡
霂舟子曰此鰌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
若雨耳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吸波
則洪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山謙之丹陽
記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
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陶潜有歸去來辭【士
贇】曰郭璞江賦駭浪暴灑驚波飛薄公無渡

河詳見三卷詩註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illegible]曰越州會稽郡句踐所都蘇州吳郡闔閭所都今浙東西之地皆吳越也[illegible]曰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王粲賦登茲樓以四望兮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illegible]曰漢武帝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江淹別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月下沉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illegible]曰謝惠連詩沉吟爲爾感謝玄暉詩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餘

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補註】曰淮南招隱賦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東山吟 去江寧城三十五里晉謝安妓之所一云醉過謝安東山

携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洒酒澆君同所懽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補註】曰太白註土山云去江寧城二十五里晉謝安携妓之所韻語陽秋云安登台輔於土山遊集今土山在建鄴建鄴事實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臨安圖記所載東永安西永安二巖爲安石之東山以安石嘗於此遊憩名之頁自安至太白三

百餘歲又本作五百歲非曰東山在建
康府上元縣三十里丹陽記晉太傅謝安别
墅在焉安放情丘壑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晉
書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鎭廣陵築壘曰新
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
渝每形於言色及鎭新城盡室而行雅志未
就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
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
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
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諡曰文靖陶潛挽詩荒草何茫茫孟子彼一
時此一時也嵇康詩曰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安石志在東山太白志在青山故有此作但
浩浩洪流是嵇康詩蓋白志在青山則不以
邦畿爲
奇也

僧伽歌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illegible]】紀聞全

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中宗聞名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上有一穴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又以絮窒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於寺起塔俄而大風歘起臭氣滿長安中宗問近臣近臣奏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欲歸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馥烈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也中宗問萬迴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illegible]】曰傳燈錄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阿僧祇號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

爲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搆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去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也曰觀音化身耳三車者羊車鹿車牛車也義見妙法蓮花經引喻云

問言誦呪幾千徧口道恒河沙復沙

【解】曰西國祇洹精舍側近三河佛嘗對此河說法以河沙譬

前故金剛經云如恒河中所有沙數此
曰北史佛圖澄傳妙道玄術善誦神呪

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

曰西土有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菩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一子承尊者旨往震旦泛重溟凡三周寒暑乃達南海與梁武不契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僧神光晨夕參承斷左臂置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因與易名惠可以正法眼付之有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復曰自離南印來此東土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言已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端居而逝頭陀寺碑李善註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曰東漢書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帝於是遣使天竺國

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浮屠遂轉盛

戒得長天秋月明

心如世上青蓮色

〔[illegible]〕日佛家說戒生定定生慧晉佛圖澄咒鉢水中生青蓮花花色曜日〔[illegible]〕日妙法蓮花經精進修淨戒猶如護明珠維摩詰經寶積偈曰目淨修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禪定

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

〔[illegible]〕日胡孫藤乃藤杖手所執者〔[illegible]〕日維摩詰經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世說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穀戒經云受諸飲食當如服藥勿生增減

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

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禮禪除犯輕垢【齊賢】曰傳燈錄慧可大師有一居士聿來設禮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士贇】曰史酈生傳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泊薄通用六祖惠能大師曰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齊賢】曰湘水出唐桂州興安縣海陽山西至于全州又北至于洞庭【士】

【齊賢】曰謝朓詩雲端楚山現陶隱居詩曰山中

多白雲漢書湘水出零陵張衡詩欲往從之湘水深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齊賢】曰毛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栢鮑照詩雲臥恣天行【士】【士贇】曰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意劉十六楚人而遊於秦送其歸山者歸楚山也

金陵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緣江圖云石頭城南抵淮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吳大帝築以貯寶貨軍器有戍軍晉中興嘗爲險要必守之地徐爰釋問畧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舊名蔣山

蔣子文之神也輿地志青溪源發鍾山諸葛
亮謂吳大帝曰秣陵地形鍾阜龍蟠石城虎
踞真帝王所都也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八達
康圖經西至本府界十里自界首至和州
十三里從采石而濟蓋南北往來要津【音義】
曰西都賦巖曾崇巨石類毛萇詩傳曰巉巖
石高峻之貌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八十里按
輿地志云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
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事於此吳大帝
爲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此山本無
草木東晉時刺史還任者栽松三千株下
至郡守各有差一名北山齊周顒隱於此 四

十餘帝三百秩功名事跡隨東流【音義】曰按紀年自孫
權定都建鄴傳四主五十九年而晉元
帝渡江傳十一主一百三年而宋代之高祖
傳八主六十年而蕭齊代之高帝傳七主二
十四年而梁代之武帝傳四主五十六年而

陳代之武帝傳五主二十三年而隋并之凡三十九主三百四十五年功名事迹隨流水而逝【補注】曰按史書自吳大帝建都金陵後歷晉宋齊梁陳凡六代共三十八主此言四十餘帝者併其間雅尊者而混言之也三百秋者自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歲至陳禎明三年己酉共三百三十二年吳亡後歆三十六年總三百六十七年詩人蓋隨意舉成十數而言耳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來關囚

【注】曰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汙人衣皂莢相料理江東謂穀羊角爲皂莢塵陳也蕭氏姓楊羊也【補注】曰曹植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白馬小兒指侯景也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衄必低頭不前及王僧辯至石頭

稽神涅喪斟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善
禦終不進泰淸罷武帝年號時遭侯景之難
困於臺城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
于淨居殿乃泰淸三年五月景辰也金陵昔
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煙霧
盡金輿玉座成寒灰[illegible]曰楚威王埋金於
此故曰金陵謝玄暉鼓
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陳平傳高帝
過曲逆曰壯哉縣過秦論席卷天下之勢江
淹恨賦喪金輿及玉乘史記爲之金輿總衞
以繫其飾謝玄暉玉座猶寂寞[illegible]曰建康
志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
家鑿山爲瀆以斷地脈改金陵爲秣陵晉謝
安傳淮雅之後勃窟望之而主崩偈顛之師
中州靡之而席卷漢酈食其傳曰豪英賢封
皆樂爲之用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機詩曰
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劉琨傳曰起煙於

寒灰之上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補註】曰漢天文志死人如亂麻南史韓擒虎入金陵後主逃於井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經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麗華孔貴妃同乘而上又曰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共賦新詩以爲曲調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集註】曰左思詩咄嗟復彫枯史天官書秦始皇十五年彗星西見又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圖經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有小池方丈餘或云在寶輝寺覽輝亭前陳末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

隋兵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樂錄玉樹後庭花與堂堂黄鸝留金釵兩臂垂凡四曲皆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

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老

琦曰楚辭曰極千里兮傷春心詩役黍離騷又我心傷悲誰南超應賊春草生兮萋萋李華海賊呼汲萬里吐納靈潮南山披毛詩註即終南山也此篇亦非太白之作今附春末

笑歌行

琦曰蘇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鷓鴣精語既

尤惡兩字法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已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怪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

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當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机上肉洪鑪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賢〕曰應劭風俗通曰順帝末京師童謠云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歸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洛陽人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

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而慙後出說六國
合從秦爲從約長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輜
於王者妻嫂昆弟不敢仰視秦笑謂嫂曰何
前倨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秦歎曰
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
印乎楚辭漁夫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吾足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同列爭寵而讒之
王疏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猶離
憂也史記豫讓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趙
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智伯讓變姓名爲刑人
入宮塗廁挾匕首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問之則讓也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
爲厲呑炭爲啞行乞於市襄子出讓伏所過
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必豫讓也數之曰子
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
自爲計讓曰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
子大義之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
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羅乎

見放江南作離騷自投汨羅而死莊子子貢
過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爲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於聖于以蓋衆獨弦
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堯遜天下於許
由巢父聞之臨河而洗耳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隱首陽山而餓死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毛遂曰如錐之處囊中
甯戚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
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至夜
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威公聞之載歸與語
大悅授之以政朱買臣吳人家貧擔束薪行
且讀書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
富貴今四十餘矣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
中買臣不能留聽去數歲買臣隨上計吏至
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邑子嚴助薦買臣召
見拜中大夫　箕
子佯狂爲奴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
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
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
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
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
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
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
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卻

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爲儒生【[illegible]】曰左傳有酒如澠論語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樂書中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史記蔡澤曰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魏武樂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又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史記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爲中郎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世萬户侯豈足道哉楚懷王信上官大夫讒䟽屈原頃

襄王立遷原江南李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
市斯出獄顧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
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而夷三族外紀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
王曰臣不復至越國矣君憂臣勞君辱臣死
昔君王辱於會稽臣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
已濟請從會稽之罰乃裝其輕寶珠玉與私
徒屬乘舟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
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老子曰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也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
又不成季父項梁怒之羽曰書足以記姓名
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教
羽兵法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
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又曰黃繚問天地
所以不墜不陷風雷雨電之故惠施不辭而
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卜式河
南人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
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自少

牧羊不習仕官不願也後渾邪降縣官費衆
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
南上富人助貧民籍上識式姓名乃賜外繇
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上以式終長者召爲
郎中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桓
温謂王珣曰王掾當作黑頭三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七